

# 一杯水之愛 (本文插圖刊第5、27頁)

## 丁玲風流史(上)

● 姜 穆

### 走上左傾的不歸路

我國的三十年代作家中，風流韻事不少，他們的行為比起現代的作家來，有過之而無不及，男作家中郭沫若、徐志摩、郁達夫、洪深都是風流種子；女作家丁玲、盧隱（黃英）、石平梅、謝冰瑩及後期的張愛玲、蘇青與前述男作家亦不相讓。他們譜了不少讓人低迴不已的風流韻事。他們的作品，也許知道的人已經很多，但這些創作以外的生活史，頗值得來談談。

由於胡也頻被捕，在上海龍華監獄執行槍決以後，丁玲性情大變，由「左聯」的盟員，而躍居「左聯」共產黨團書記，已走上了左傾的不歸路。編雜誌、寫文章，攻擊政府與國民黨，並與也是男友之一的沈從文分道揚鑣，走着兩條完全不同的道路。雖然沈從文從寫「長河」開始，已對現實不滿，抗戰勝利後，也攻擊政府，可是沈從文和丁玲的心態完全不同；丁玲是心懷仇恨，

沈從文則是一種因愛國而恨鐵不成鋼的批評。兩者雖然都對政府不滿，出發點却是完全不同的。現在我來談談丁玲的愛情與婚姻生活；

卅年代作家羣中，感情多采多姿的，丁玲算得上其中之一。而三十年代作家處理感情方式，也比現代人高明。譬如徐志摩與林徽因（音）、郁達夫與王映霞、蕭軍與蕭紅、魯迅與許廣平、瞿秋白、沈劍農與楊之華、謝冰瑩與符浩等。謝與符生了個兒子叫小號兵。其間，在感情世界中，最複雜的，可能是丁玲（蔣冰之、偉）了。

傳說湖南福安蔣家原是李自成的後代，因為曾經企圖推翻明朝取而代之，事敗後，隱居福安黑鬍子沖改姓蔣。這段歷史如何，不去追究，但丁玲的反叛性格，倒的確有點像李自成。

福安黑鬍子沖蔣家本是大戶，到了丁玲的父親蔣保齡這一代已經沒落。丁玲的父親是位執轡子弟，十九歲到日本留學，又吸食鴉片，不久傾家蕩產，還欠了叔伯一大堆債，最後丁玲的母親不

得不帶著丁玲和她的弟弟離開福安縣黑鬍子沖，投奔常德舅家。

有三件事，影響了丁玲的性格，也在她的心靈中留下難以平復的創傷。一是他們走時，叔伯攔轎討債；一是丁玲要到上海讀書，向祠堂請求依例補助，卻因丁玲是個女孩而父老不給獎學金；另一則是舅家對他們的冷落，使他們深深體會寄人籬下之苦。

### 感情世界糾紛不斷

因此，這種歧視，反應在下列兩件事上：一是她討厭家鄉，決心到上海去闖蕩，進入陳獨秀、李達辦的平民女校，與幾位女友宣布廢除姓氏（這倒有點接近無政府主義），後來便找到一個最簡單的丁字為姓。

另一件，她寫了一篇稿揭露她舅父封建思想與腐化的文章，送到「民國日報」去登，這是丁玲受到家族親友歧視的結果。由於這原因，丁玲

與舅家鬧翻，原與表兄的婚約也告解除，與後來與嫁給瞿秋白的王劍虹一起到上海去鬧蕩。關於丁玲的男女關係，她的表兄應是丁玲名義上的第一位男人。丁玲於一九二二年到上海進入平民女校，這年秋天又離開女校到南京去。第二年在南京認識瞿秋白，經他的推荐進入上海大學，王劍虹成爲瞿秋白的「愛人」，丁玲則北上北平。在此期間，她與瞿秋白的弟弟很接近，如不去北平，她可能成爲王劍虹的弟媳。這應當是丁玲的第一位男友。

到北平認識胡也頻(崇軒)與沈從文，一起在北大旁聽，一起寫文章。據「沈從文傳」的作者凌宇說，丁玲的寫作，受到他們辦刊物的影響。

丁玲不僅是在感情世界中糾紛不斷，她也是位惹禍頭子。

### 叛逆性格亂搞關係

在一生中，丁玲惹了不少麻煩。

要而言之，有以下幾點：

一、在延安時，發表「三八婦女節感言」與王實味一起被鬥。

二、「戰地」因舒羣掛丁玲之名，引起舒羣、胡風反目，幾乎大打出手。

三、「丁陳(企鵝)事件」牽連了不少無辜，自己下放北大荒勞動改造。

現在我只選她的情感與舒羣掛名主編這兩件事來談談：

據龍雲燦先生說：丁玲與胡沈的關係是朦朧

的，事實上沈從文與胡也頻都愛丁玲，當情勢逼得胡也頻與沈從文必需表示態度時，沈從文因保守而未採取行動，胡也頻則當著沈從文的面吻了丁玲。他們的情感就這樣定位了。但三位還是好朋友，吃住都在一起，情感也十分好。不過前述這段戲劇性的求愛方式，屬於三個人的祕密，龍雲燦先生的說法，近於小說家言，我們存疑。胡也頻已於李立三路線鬥爭中，在上海被捕並被槍斃，活著的當事人都未在文章中提及此事。既然當事人不說，外人又如何知道呢？

她的第四位男友應當是馮雪峯，可以這麼說，這段軼事，很少在自由世界流傳。

她與馮雪峯的曖昧關係開始於北平，凌宇在「沈從文傳」裏說：「原來還住在北京漢園公寓時，沈從文、胡也頻、丁玲的文章都有了出路，三人打算依靠稿費的收入，將來到日本去讀書。要去日本，需先學日語，而要學日語，又需教日語的人。……沈從文離開北京前後，丁玲已開始實行這個計畫。」由王三幸把丁玲介紹給馮雪峯學日語，就在那時丁玲的感情起了變化。丁玲在「憶雪峯」一文中說：「我認識雪峯，是一九二七年冬天，王三幸介紹他來教我日文。那時在北京的左傾知識分子較少，我們因種種關係，限於條件，未能到火熱的革命的南方去，既感到寂寞，又十分嚮往。特別是在國民黨反共的『四一二』事變以後，經常聽到一些使人沉痛的消息，我們像飄零在孤島上的人，四望多難的祖國，心情無比憤慨、惆悵。因此我們相遇，並沒有學習日語，而是暢談國事，文學和那時我們都容易感受

到的一些寂寞情懷。」丁玲雖然寫得相當含蓄，但那時代離我們未遠，當然知道了玲說的「寂寞情懷」是甚麼？未學習日語、談所謂的「國事、文學」又是什麼了。所以當馮雪峯於一九二八年春天到上海去時，胡也頻和丁玲也跟着去了上海。並在沈從文的住處吵得不可開交，丁玲幾乎與胡也頻拆夥，爲的就是馮雪峯的介入。

### 三人同居既曖且昧

這證明了一點，熱情的這位湘女是難耐寂寞的。由此推斷胡也頻死後，沈從文會送丁玲回湖南，而且又是在她最傷心的時候；孤男寡女長途跋涉，發生甚麼事，我們就難以用小說的全處觀點，去描述這一段感情了。如果沈從文從未表示愛她，而三人又會住在一個屋頂下，出於一種安慰性質的愛戀方式，也是有可能的。奇怪的是丁玲被捕，與馮達在南京同居，沈從文、魯迅都以爲丁玲已經死了。魯曾寫過「悼丁君」的文章，「丁君」，即丁玲；沈從文則寫「記丁玲」，大陸變色後，丁玲成爲文藝權貴，沈從文雖不是階下之囚，也與階下之囚差不多了。丁玲從未施以援手，還稱沈從文缺乏男子氣概。「記丁玲」中許多事都與事實不符。等於否定沈從文的友情與公正性。

這是因爲沈從文的遭遇而「劃清界線」呢？還是從愛到恨？現在當事人都已作古，已無從查證了。

丁玲和馮雪峯的這段情不是輕易就了的。胡也頻是海軍學生，身體甚好，有了糾葛，自然不

會輕鬆就解決了。

馮雪峯到上海後，在杭州葛嶺爲了玲和胡也頻租了房子，胡也頻與玲到上海未久就去杭州，住了六天，胡也頻就回上海了。凌宇（湖南師大教授）在「沈從文傳」裏說：「沈從文詳細問了事情的前因後果，胡也頻怒氣沖沖地申訴了因馮雪峯在杭州的介入所出現的難堪局面，以及自己和玲雖同居數年，卻仍在某種『客氣』情形中相處的種種情形。」凌宇因與沈從文同是苗族，又是同鄉，故與沈從文會有相當多的接觸。據凌宇於一九九〇年六月告知筆者，他在「北大文學研究所」時，即開始與沈從文接觸，準備寫沈從文傳的材料。這次當然是沈從文親口對凌宇說的，可惜凌宇當時還準備不起錄音機，做錄音談話，不過這兩人做人，爲文都極厚道，不會爲了感情用事而揭人隱私而捏造事實，凌宇更不會偏袒那一方。凌宇說：後來胡也頻、玲、馮雪峯發生了激烈爭吵，馮雪峯離開杭州，此一糾紛才告平息。

凌宇在評述這段糾紛時說：「在玲與馮雪峯之間發生的，是一種雙方在靈與肉方面都感到滿足的爱情，是玲所自稱的『偉大的羅曼史』。」玲心裏的祕密，曾透露給尼姆·韋爾斯。在她著的「玲——她的武器是藝術」一文中提到了玲的慾求。玲對尼姆·韋爾斯的談話，對三人的關係有相當坦率的自白。而這段感情，玲自己也在「不算情書」裏說：「在過去的歷史中，我真正只追求過一個男人，只有這個男人燃燒過我的心，使我起過一些狂熾的慾念，我曾

把許多生活的幻想放在這裏過。我把極小的平凡俗念放在這裏。我痛苦了好幾年，我總是抑壓著。……在和也頻的許多接吻中，我常常想著要有一個是你就好了。我常常想能睡在你懷裏一次。「這個幻想中的『你』，可能指的是馮雪峯，也可能是沈從文。」

另外一位是馮達。關於馮達我原得的資訊是在「中影」公司服務，於中央日報寫有關玲的戀愛生活的一篇小東西，經原「國際關係研究所」方雪純「湘靈」來信指正，才知道馮達原是供職「調查局」，升至處長，來台後調任「國際關係研究所」敵情組召集人，後又調爲蘇聯東歐組召集人，一九八一年（民七十年）退休，一九八九年中風住入台大醫院，一九九〇年春病逝。

住院期間，他與玲所生的女兒蔣祖德，曾透過特殊管道來台探病月餘。

按馮達原名馮德元，廣東人，中山大學畢業，早期爲共產黨員，後來自首，服務於南京中統局，亦即調查局的前身。玲被捕後，我政府因玲爲文藝人才，本欲使其反省，爭取爲國家社會貢獻其所長，乃在拘捕期間給予相當優遇。馮達爲中統局派任監視玲的專人。結果因爲馮達風流倜儻，玲傾心，遂由監視變爲同居。玲趁隙逃到陝北。與玲同時爲中統局逮捕的，尚有潘梓年，也是一位作家。

玲一九三二年與馮達同居三年（亦幽囚三年）一事，作爲好友的沈從文關懷是理所當然的事。問及她與馮達的關係時，她回答說：「自己是過來人，已將此事看淡。」這無異承認了與馮

達的關係。當時有位燕大的學生張鐵生在報上寫文章說：「玲正和一個姓馬的特務在莫干山同居。」中統爲了爭取玲與潘梓年，的確曾把他們移到莫干山上去看守過。而此「馬」可能是「馮」之誤。

### 彭老總大腿上撒嬌

玲自延安「馬列學院」受訓完後，分發到「解放日報」編副刊。發表王實味的「野百合花」及「三八節有感」（見本刊本期轉載的全文）和萬軍的雜文所引起此間稱爲「野百合花事件」，延安撤退時，槍斃了王實味，是謂之第一次「文藝整風」，牽連甚廣，重要的作家有王實味、蕭軍、玲等。蕭軍非常灰心，憤而扯床單寫大字「蕭軍賣書」，在延安街頭賣起舊書來了。

當時玲的文章有問題，又是編輯，應當比王實味嚴重，可是玲却過關了。當時參加鬥爭會的有毛澤東、彭德懷等大人，龍雲燦寫到這一段時，形容得非常難堪，說玲坐在彭德懷的大腿上撒嬌而逃過一劫。或者並不如此惡劣，龍雲燦可能形容過火了。但是玲及彭德懷極爲熟悉是真的。

按玲一九三六年五月十四日在上海被捕，一九三六年九月逃脫，十一月赴西安，一九三七年寫「彭德懷速寫」，並爲之畫像，二月出任「紅軍警衛團」政治處副主任，八月出任「西北戰地服務團」團長，一九三八年十月入「馬列學院」，一九四一年四月「解放日報」在延安創刊，主編副刊，次年三月九日發表「三八節有感」，六月王

實味等被批評，這年與話劇演員陳明結婚，當時他已三十八歲，陳明小她十歲。

### 話劇小演員敬愛她

陳明是與她終老的伴侶，人們知道陳明不多。他是「西北戰地服務團」中「烽火劇團」的演員。自丁玲當「戰地服務團」團長後，兩人便相愛，但丁玲離開「戰地服務團」後，陳明却與劇團的一位女演員西萍結婚了。一九四一年初「烽火劇團」從外地回延安，陳明帶了西萍去看丁玲。宗誠寫的「風雨人生、丁玲傳」裏，他說：「陳明帶她一起看望丁玲。陳明愛丁玲，但更多的是尊敬。在劇團，西萍對他好，他也把與丁玲的感情都講給了她，希望她能和他一樣對丁玲好。」當時見面的情形如何呢？

宗誠寫道：「三人見了面，丁玲很冷靜，但陳明看得出這後面壓抑的痛苦，西萍的情緒也很窘，陳明內心深深愧疚。」丁玲是失去了神采和笑意的。次年初陳明與西萍離婚，一九四二年與丁玲結婚。他們結婚時，沒有請客，只和中共的組織部長陳雲說了一聲就算備了案。他們到羅烽家，丁玲把這消息告訴了羅烽的母親。丁玲說：「媽媽，我們愛得太痛苦了。」據宗誠的說法，當時是有不同的批評的。

### 政治鬥爭反目成仇

丁玲與陳明結婚後，才沒有繼續傳出她的戀愛。但是她最後與馮雪峯、沈從文在政治鬥爭中都反目成仇。

丁玲與中共的名人向警予（俊賢）、王一如、楊開慧、徐特立的女兒徐潛都是朋友或同學，生就的叛逆性格，使她在愛情方面也是多采多姿的。丁玲這個禍頭子，除了在南京被捕，因「三八節有感」被批評之外，她還使舒羣、胡風兩人幾乎為她打了一架。

中共在共產國際「統一戰線」的需要下，發表「八一宣言」，宣布放棄成立蘇維埃政權，實行三民主義，中共在此背景下，採取一連串措施。中共駐莫斯科代表王明（陳紹禹），命令「左聯」駐俄代表蕭三，寫信給「左聯」要求解散。這封信是透過魯迅轉給周揚的。但是中共並未因「左聯」的解散而放棄文藝統戰，相反，更加強與擴大了。

就以武漢一地而言，國民政府播遷漢口以後，中共在武漢成立「八路軍辦事處」，其下設有一個「文藝小組」，由周恩來秘書吳奚如領導，金山、陳波兒、沙林、林路、蔣錫金等六人都是這個小組成員。武漢地區的文學活動、控制皆出於這個小組的策劃，同時也負責文化情報的蒐集，這些都是這個小組的工作。

### 在政治部前線橫行

蔣錫金在四十年後，回憶當時的工作情形，以題為「左聯解散以後，黨對國統區（按指政府控制區）文藝工作領導親歷記」一文裏說：「凡是這個小組不能決定的事情，就由他（按，指吳奚如）去匯報請示。」由此可見「左聯」雖然已經解散，中共對文藝的控制運用，不僅未曾放鬆

，相反的更為積極滲透與控制，尤其是政治部成立，周恩來當副部長，郭沫若出任第三廳廳長以後，左翼文人可以公開活動，為害更烈。有人說，第三廳已是共產黨文化人的大本營。

這是一點真不會錯的。據陽翰笙有關第三廳的回憶當中，第三廳在郭沫若主持之下，利用合法的身分，做了大量工作，現在讀那些史料，真是瞠目驚心。

他們利用政府撥給延安的經費，留置在所謂的國統區，替共產黨做了大量工作。雖然有賀衷寒以守護神姿態，打擊共產黨的活動，但在抗日優於一切的前提下，根本無可奈何。賀衷寒雖然是當時政治部的反共大將，也只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。在抗日民意高漲之下，誰敢冒破壞團結的大不韙呢？只有氣結的，看共產黨在政治部以及前線橫行了。

胡風這個人糾紛不斷，「兩個口號之爭」也使他任共產黨員冠帶以慶之時，他却到處托人找工作，真是「冠蓋滿京華，斯人獨憔悴」，周揚等人並在胡風反黨案中，把他往死裏整，他自己吃了堅持理念的苦果。其實他並無反周揚之意，所堅持的只是他的文學理念而已。其次，他受到魯迅照顧青年作家的影響，從「左聯」起，對於自己的朋友也盡力照顧，辦「七月」也是用自己的稿，滴水不漏，形成了以胡風為主的一個集團。「胡風案」因此牽連的有一兩千人之多，比王實味、丁玲集團的整風案都要大。如說胡風沒有野心那是假的，不過胡風的野心也只限於做個文藝的頭頭，政治野心可說是沒有的。（未完）